

陈泽华 著

斑马线

木棉红

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

广东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斑马线

陈泽华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斑马线

陈泽华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7

(木棉红. 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360 - 5007 - 5

I. 斑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8382 号

策 划: 肖建国 田 璞 温文认

责任编辑: 文 珍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分金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720 × 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2.125 1 插页

字 数 185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4000 册

定 价 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引 子

“咔嚓！”

老天爷摁下快门儿，五光十色的大地顿时漆黑一片。

滚滚的乌云，仿佛一口黑锅罩住了人间万象。

几粒豆大的雨点儿，砸出一股燥热，烘烤得秦大可头晕目眩。

不大一会儿，一场大雨便顺着老天的眼角儿往下浇起来。

雨，时紧时松，断断续续下了许多天。空气被雨水浸润得湿漉漉的，如果忘记关门窗，屋子里就会充满水气，地板和墙面上就会被蒙上一层薄薄的小水珠儿。

潮湿不仅封锁着所有的空间，也封锁着人们的心。浓重的水汽，把穿行在雨雾中的人们压抑得透不过气来。

不过，密密匝匝的雨水，让街道两旁的树倒很开心。这些树，平日常常被齷齪的空气弄得灰头土脸，与那些雄起的高层建筑相比，显得蔫不拉几。现在好了，被雨水冲洗得焕然一新。尤其是那些芒果树，简直就像发了情似的，竟然开出一头黄澄澄的小花来。芒果的花儿不算漂亮，但看上去却很细腻，很淡雅，金黄一片，让人觉得赏心悦目。

就在芒果的花儿尚未散尽，清香和芬芳还弥漫在空气中的时候，细心的人们便会发现，一些零星的雏果儿，早已被细细的绳儿拴在枝丫间。这些可爱的小生灵，高低错落，随风荡漾，仿佛五线谱上的音符，在微风中弹奏着春天的旋律。

无限的春光写在岭南大地，珠江两岸秀色盈野，可是不尽的愁苦却留在了秦大可的心底里。





第一章

1

秦大可的前妻王悦带着女儿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里。

对于秦大可来说，他的女儿就像一棵树，深深地根植在他的心里。随着时间的增长，这棵树越长越大，眼下几乎遮天蔽日，让他寻找不到太阳的所在。

2 思念，是世界上最疼的病。无论多高明的医生，使用多么锋利的手术刀，都很难干净地剔除这个顽固的病根儿。

有位朦胧诗人曾写过“寂寞静静地爬上我的掌心”之类的语言，秦大可特别喜欢。可是没想到，最近一个时期，思念竟悄悄地爬上了他自己的额头。

王悦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，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。不过，她是独生女，由于从小就生活优越，所以性格还是蛮牛的。

正因为有个性，所以王悦的决断往往是独立的。这些年来，王悦唯一一次变更主张的事情，就是在她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，放弃留校任教，顺应父母之命，回到了父母身边工作。

那是1990年，王悦本科毕业，原准备去银行工作，行长也是满口答应过的。可是，第二天，准备签合同、移交档案的时候，行长说：“稍等片刻，我有点事儿想和小王单独谈谈。”

这一谈，银行就没进成。

行长和王悦谈了些什么，不得而知。反正从行长办公室出来，王悦便脸青如菜。

回到家里，王悦大哭。妈妈以为女儿是受了行长的欺负，气得浑身发抖。细听之后，王悦妈竟然破涕为笑。

行长有个侄子，在部队当军官，三十大几了还没对象，行长一眼就看上了王悦，想从中做媒。这事儿，要是放在平时，可能问题不大，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王悦无论如何不能接受。她心想，你这不是搞交易吗？于是心一横，对妈说，我就是找不到工作，在家当一辈子主妇，也不能答应他的这个破条件。

王悦妈说，瞧你这孩子，人家是军官，长得也很帅，叔叔又是行长，我看可以先答应下来，至于成不成，今后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？

王悦最看不惯的就是她妈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，于是说，瞧你说得多轻巧，等进去工作了，再改变主意，别人会怎么看我们？再说，他是行长，我在他手下工作，如果不答应嫁他侄子，我今后的日子还能有好吗？

听说王悦不来了，行长有些后悔了。他在电话里对王悦解释说，这也是随便一问，不同意就算了，你该来上班还是来上班就是了。

王悦说，不去了，你就是用轿抬我，我也不去了！

瞧这倔劲儿！

第二天，王悦抱住自己的资料，到本市一所最好的高校去应聘。这所大学正由系改院，规模扩大了，正招兵买马呢，王悦主动送上门来，学校求之不得。

王悦在一天之内办妥了全部手续。

南方女性，个头普遍不是太高，肤色好的也不太多。可王悦不一样，她格外出众。一米七的个儿，白皙的皮肤，往阳光下一站，脸上白里透着红。尤其是那两只耳朵，茸茸的汗毛，就像带露的小草，将青春的活力辐射四方。

王悦现在虽然已经当了妈妈，可她那匀称的体形，透出的依然是成熟女性的美感，往人前一站，即使一言不发，也能透出逼人的标致。不要说是在南方边城，就是在中国内地的大都市，这样俊俏的女人也是不多见的。

漂亮是女人的第一资本。不过，王悦并没有以自己的漂亮当作资本，她很自强。上学的时候，不爱打扮，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。工作以后也很努力，大家都觉得她很懂得珍惜生活。这样的女孩子，到什么时候，什么





地方，都不会让人觉得是个多余的角色。

追求王悦的男士多了去了，有高干子弟，有大款，有硕士、博士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她一个也没相中。

一个偶然的機會，她和秦大可相识了，于是两人一见钟情。

为这事，王悦和妈妈还闹得不愉快。

王悦妈上过大学，在她那个年龄段中，能上大学的女性，应当说是百里挑一的。可王悦爸和王悦妈吵架时，总会说她是“有知识没文化”。王悦每当听到这句话，总是偷着乐，因为在她看来，爸爸对妈妈的评价，那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王悦妈自己的贵族梦想没能实现，却把这一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。她自己就是中学教师，可她偏偏看不起教师。女儿到大学里当教师，她反对。她说当一辈子穷教师有啥出息。她想让女儿到银行。阴差阳错，女儿银行没进去，最后当了大学老师，她也只好认了。可之后，在女儿的婚事上，她却暗下决心，非要作回主不可。

王悦的妈妈有个中学老同学，行伍出身，转业后在地方混得不错，50来岁，被提拔为交通局局长。在一个地级城市，能当个局长，当然算个人物。不用说，这局长家，有车，有房，有吃，有喝。王悦妈见老同学家有抽不完的烟，喝不完的酒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心里就羡慕不已。

局长恰好有一个儿子，比王悦大一岁，王悦妈就打起了如意算盘。

王悦妈一张口，局长立即就答应下来。局长看着王悦长大，知道王悦的人品、修养，对王悦知根知底。在他眼里，王悦当然是最适合做儿媳妇的人选了。

除去这一层，其实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理由，那就是王悦的妈妈当年是一朵校花，局长曾想过要追王悦的妈妈，因为自卑，从未表白。几十年一晃而过，现在结成儿女亲家，在局长看来，也算是对历史的一个回应。

王悦没驳妈妈的面子，答应与局长的儿子先接触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了，王悦对男方并不十分满意。不过，女孩子的虚荣心最终还是占了主导地位。她想，局长眼下掌有一定的实权，他的儿子虽然不很帅气，可长相也还过得去。关键是这小子不像有些干部子弟，活像是吃了狼奶长大的，他为人还算厚道，表面看上去也斯斯文文的，不让人讨厌，嫁给他也许是自己正确的选择。

若不是节外生枝，这门亲事可能真的就成了。可惜的是，中间出现了一点变故，快要煮熟的鸭子最后还是放飞了。

局长参加过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自卫还击作战。战斗中，表现得非常英勇，荣立过二等战功。不过，他喜欢吹牛。参战的故事，被他无数遍地讲给别人听，并且一次比一次讲得离奇。

战斗打响之前，他刚从连长提拔为副营长。战斗中，他带领尖刀连执行穿插任务。

穿插进行得很不顺利，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。

他和战友们被压制在山腰上的一片乱石中。尖刀连连长爬过来跟他研究行动方案。两人刚嘀咕两句，连长一抬头，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，连长一头扎在他怀里。

亲眼目睹连长的惨死，他眼里喷出了愤怒的火焰。

他像发疯的狮子，吼叫着冲向敌人。

其实阵地上并没有几个敌人。很快，他们就突入了敌阵地。

敌人的尸体只有为数不多几条，回头一望，自己的弟兄却死伤一片。他疯了，嘴里横七竖八地骂着。他突然拔出匕首，对着一个受重伤躺在地上哇哇叫的敌兵猛捅过去。

“叭！”一股热血喷薄而出，他全身上下都沾满了鲜血。

战友们惊呆了！

多年后，王悦听到这个故事也惊呆了。

战事结束，本该立一等功的他，只立了个二等功，并且挨了上级的多次严厉批评。

他不服，他至今都不服。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两眼紧紧盯着包括王悦在内的所有人。那种专注的表情，刚开始还让王悦觉得很可爱，讲到后来，尤其是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，王悦开始有想法了。

“连长跟我是一个车皮拉来的，我们是非常要好的哥们儿。眼瞅着他就死在我跟前，要不亲手杀他几个，解不了我这心头之恨啊！”

王悦问：“你把一个已失去反抗能力的人杀了，感到过内疚吗？”

“内疚？有什么好内疚的？”

他说得非常慷慨，王悦不再吱声了。

这件事发生在王悦和局长儿子订亲的宴席上。席间，因为是老同学，





又加上两家人素有往来，所以就少了很多约束。借着酒兴，局长又一次讲起这个尘封的故事。

王悦听完这个故事难过极了。后来，她对秦大可讲，自己难过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故事本身，而是那个未来的公爹。在王悦看来，无论有多少理由，他都不应该杀死一个已经丧失作战能力的人。退一万步讲，在那种特殊环境下，杀就杀了，可事后应当有所反省。可他竟然还振振有词，从不愧疚，真让人失望。

王悦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门亲事。

几年后，也就是王悦和秦大可结婚有了孩子之后，偶然还会谈及此事。有一次她对丈夫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打仗是军人的职责，杀人也是正常的，这本来没什么。关键是，那个伤兵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，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杀死他。对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对手这么残忍，我认为这不是勇敢。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杀人狂的儿子呢？”

比王悦早一年大学毕业的秦大可，毕业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。

1989年，秦大可像所有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样，哪里来回到哪里去。不过，聪明的秦大可写了一份申请，主动要求到边疆去工作，于是，他被派遣到了这座边城。

这不是一般的边城，是沿海一座正在开发中的新兴城市，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去处。

秦大可学的是新闻，本来到报社去工作是最合适的，可他却偏偏要到团市委。因为，他打听到，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是自己的学长。他甚至还托人给这位学长写了一封推荐信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，他和书记一见如故。书记对秦大可很赏识，这让秦大可看到了曙光，他工作卖力，表现出色。

团市委书记是本市一所大学的客座教授。美其名曰“教授”，其实也就是每年开学的时候，为新生作一场形势报告。

就在秦大可到团市委上班一年后，学校安排团市委书记在“国庆节”到来的时候，给全校的预备党员作报告。团市委书记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，把备课的任务交给了秦大可。

秦大可对书记交代的事情当然重视，他认真地备了一课。为了让书记把课讲得更好，当然也为了展示自己的知识面和写作的功力，一连几天，通宵达旦，查资料，写提纲，搜肠刮肚，字斟句酌，引经据典，把自己的本事都拿出来了。

课备得相当好，书记很满意。可是不巧，到讲课的时候，书记临时有急事，于是又把讲课的任务转嫁给了秦大可。

对于秦大可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可他却说：“我哪行啊！没有书记这个水平，还是等书记忙完再去讲吧。”

“课本本来就是你备的，没问题，就你去讲。”书记说，“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对付一帮师弟师妹还有什么问题？去吧，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。”

秦大可心里那个美就别提了。备课的时候他就在想，这个课要是让我讲该多好啊！他很想出头露面，只是嘴上不便说罢了。在书记面前他故意装出“赶鸭子上架”，受命于危难的样儿。

报告只有一个小时二十分钟。在此期间，不仅没人中途退场，而且还响起了好几次热烈的掌声。报告意外地获得了成功。学校的负责人讲，这样的情况在他们学校近几年还是不多见的。

报告结束后，接下来是主讲嘉宾与听众交流。这种形式对秦大可是一个考验。不过，有了前面的成功，秦大可正襟危坐，神情泰然。

坐在前排有个高个儿女生，近水楼台，第一个发问：“尊敬的秦先生，你刚才把我国的现行政策讲得那么好，那么请问，为什么还存在‘老百姓拿起筷子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’的现象呢？”

这个问题有些尖锐，不太好回答。秦大可却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样子。为了争取多一点思考的时间，他反守为攻。

“请问，你学的是哪个专业？”

“经济管理。”

“这个问题，其实应当由我来向你提问更合适一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提问的女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



秦大可盯着她的眼睛说：“因为你提的这个问题，是一个经济学问题。”

台下一阵窃窃私语。学生们对秦大可的这个说法有不同的看法。秦大可不去理会这一切，眼睛盯着那个提问的女生。

等大家安静下来，秦大可这才微笑着做了一个手势，神情自若地说：“关于这个问题，三言两语说不明白，请大家多一点耐心，允许我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。”说完，秦大可呷了一口茶水，站了起来，然后提高嗓门接着讲道，“老百姓拿起筷子吃肉，丢下筷子骂娘，看上去是一种社会现象，其实隐含着十分深刻的经济学道理。”

秦大可对青年学生的浮躁和猎奇心理摸得很透，他清楚地知道，要想征服青年学子的心，靠花架子不行，得有真功夫。于是，秦大可绕了一个弯子。

他首先搬出了著名经济学家马斯洛。

“著名经济学家马斯洛先生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，第一层次是生存需要。人的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不外有两个：一个是吃饱，一个是穿暖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‘温饱’问题。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时候，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。正如恩格斯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中所说的那样，人必须首先解决吃、穿、用、住、行等问题，然后才能考虑上层建筑。当人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呢，安全问题就上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。那些乞丐，常常露宿街头，可他们并不担心别人对他实施抢劫，为什么？因为对于这些人，基本的生存问题尚未得到解决，安全问题还处于次要地位。现在大家一天天富裕起来了，于是就开始装铁门、铁窗，有些大款还要雇保镖，有条件的甚至还要坐防弹轿车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，安全问题对于衣食无忧的人来说，才变得更加重要起来。”

说到这儿，秦大可稍作停顿，扫视了一下台下的听众，继续高谈阔论。

“可是，同学们，当安全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呢，人们的欲望并没有就此停止向前延伸的脚步，接下来又会萌生出参与社交活动的欲望。不知大家注意没有，现在有些腰缠万贯的大款，不惜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大把大把地往外捐，动机是什么呀？为的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博得一席之地，为的就是想得到社会的尊重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层次的需求解决之后，更高

一个层次的需求随之就产生了。”

这些言论某些地方明显是有错愕的，并不准确，可是，这个时候好像没人在意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。按理说，讲到这里，就可以转入正题了，可秦大可仿佛意犹未尽，于是又搬出了斯迪文。

“同学们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。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迪文先生，把马斯洛‘五个需求层次’进一步量化为了十五种需求。”

秦大可掰着指头一一数来：

“第一是上进；

第二是金钱；

第三是社交；

第四是地位；

第五是亲和；

第六是独立；

第七是威望；

第八是秩序；

第九是权力；

第十是荣誉；

第十一是健康；

第十二是性欲；

第十三 is 惧怕；

第十四是抱负；

第十五是厌恶。”

秦大可一口气把这十五种需求数落干净的时候，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。至于“十五种需求”的准确性，好像没人在意。在学生们眼里，秦大可能记住这些东西，并且竹筒倒豆子般，一口气全说出来，这就够了。

秦大可并没有到此打住，在他说完这十五种需求的时候，借大家鼓掌之机，瞄了一眼提问的那个女生，发现她脸上的清高，已被灿烂的笑容全部霸占，更是来了精神。他觉得自己的这张嘴，关键的时候真能给自己争光。

秦大可深深地知道，讲课其实就是一种“场”。就像磁场、电场一样，





这种场一旦形成，就会具有非凡的魔力。可是，有的人讲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如何去营造这种场，当然也就一辈子也不能体会台下台上共鸣的快感。这就像有的人做了一万次爱，从来也没体会过一次性的高潮一样，那该是多么可悲啊！

秦大可第一次登台，就充分体会到了这种快感。

掌声过后，秦大可问刚才提问的那个女同学：“由于时间关系，对你提的这个问题，今天我只能暂作如此回答，不知你是否满意？”

她点点头，带头鼓起掌来。

3

报告会圆满成功。

学校领导在教师食堂设晚宴招待秦大可。

一进餐厅，秦大可发现，刚才提问的那个女生也在。秦大可有些不知所措。正当他对眼前的情形感到纳闷的时候，有位学校领导走过来介绍说：“这位漂亮的小姐，她不是在校学生，是我们经济系新来的老师。”

“哦，对不起！我还以为你是在校学生呢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姓王，叫我小王好了。”

“那就综合一下，叫你小王老师好了。”秦大可笑笑。

“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。”她笑得很自然，也很灿烂。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活泛起来。

入座后，校办主任说：“小王老师说不定还不如我们有些在校生年纪大呢。”

“不会吧，我感觉我已经老了。”

“你要是老了，那我等岂不是早该死了？”秦大可接话道。

吃过，喝过，笑过，一行人从教师食堂里出来，沿着湖边散步。脚步很慢，微风很轻，话题很多。

“秦老师结婚没？”校办主任突然扯出这么个话题。

“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三年计划，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，连个

影儿还没呢。”

“这个问题，我看就包在我们小王老师身上好了，让她在我们学校帮你物色一个。”

“别，我的事还不知道包在谁身上呢。”这句顺了口的话儿，竟留下一个话茬儿让校办主任逮个正着。

“你的事包在他身上啊！”校办主任指着秦大可狡黠一笑，说道，“你俩成立一个互助组，家庭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？”

不知是不是这句话起的作用，没过几天，当晚风轻吹，月上柳梢的时候，这位校办主任正绕湖散步，就碰上小王老师正和秦大可手拉着手散步。为了证实这一情况的准确性，校办主任第二天一上班就给小王老师打了个电话。

“小王，昨晚跟谁在一起啊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随便问问。”

“昨晚我不是跟你在一起啊？”

“胡说不是。”

“谁胡说，你昨晚不是在湖边散步吗？”

“你在跟踪我？”

“不敢，也就偶然碰上。”

“干吗不打个招呼？”

“有人不让。”

“这人是谁呀？”

“不告诉你。”

“不告诉我，这可不够光明。”

“今后让他自己告诉你好了。”

“请问，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啊？”

“你老也忒着急了。”

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！”

“遵命，我们加快步伐。”

小王老师名叫王悦，三个月后，她和秦大可正式结为夫妻。这种一见钟情的婚姻显然是幸福的，因为两人把各自的欢欣全部都写在了脸上。





两人结婚，没有举行什么仪式，只是结伴去了一趟九寨沟、香格里拉、西双版纳。新婚之旅结束之后的第二天，两人各自带着喜糖到各自单位的同事办公室走了一圈。

当秦大可拿着一包喜糖兴冲冲地来到团委书记办公室的时候，书记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正准备找你谈话呢，你来得正好。说说吧，让你去讲了一次课，怎么就把人家的校花给采回来了？”

“书记大人，我就是专门为这事儿来的。”秦大可双手递上喜糖，笑嘻嘻地说，“我现在郑重地向你宣布——我们是明媒正娶，没干任何非法勾当。”

“好家伙，你可真够神速的，三个月就拿下了。”

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，兵贵神速嘛！”

“那好，我代表全世界人民祝福你们！”书记热情地握过秦大可的手说，“不过，这事，你还真得感谢我呢。不是我让你去讲那么一课，你小子怎么会有这等好的机会？”

临出门的时候，老成持重的团委书记对秦大可开玩笑说：“老弟啊，成个家不容易，好好过日子吧。这回你带了一个好头，不摆酒，不请客，好！有些人动不动就摆酒，既浪费又庸俗。最近，不到一个月，我就接到了十多份请柬。闹得人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，真难为情。”

“理解万岁！”秦大可说，“我不摆酒，并不是怕破费，就是觉得太麻烦。”

“移风易俗，应当大力提倡。”

开会的时候，团委书记真的当众表扬了秦大可。他说今后办喜事就得这样。秦大可的婚事，竟然成了大家学习的样板。

秦大可两口子，在人们的祝福声中，快活地度过每一天。

4

秦大可和王悦像所有的小夫妻一样，短暂的蜜月之后，面对密密麻麻的日子，实实在在的生活，开始疲倦了。

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，双薪阶层的日子还是比较舒适的。他们不必为生活犯愁，不必为工作犯愁。两个人更多的心思都用在了寻找各自的精神家园上。

可惜的是他们迷了路。

两人都喜欢看书，不过，所看的内容并不相同。王悦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还会讲点法语。她很喜欢看外国文学名著和西方电影。对西方的经典名著，她兴致勃勃，常至夜深人静，仍意犹未尽。秦大可不行，他喜欢看一些乡土文学作品。像贾平凹、莫言、张贤亮、余华、陈忠实的作品，他多半耳熟能详。

开始的时候，各看各的，两人时不时还有些交流。到后来，秦大可首先失去了耐心。当他拿起王悦刚看过的《斯佳丽》，才翻几页就犯困了。王悦其实对秦大可着迷的那些书籍也不是十分感兴趣，不过只要是丈夫推荐的，她都会耐着性子往下看。不论什么书，都耐心看，看完后还试着与丈夫进行一些交流。

几乎每天晚上，王悦都看书，并且看书的时间越来越长。她看的书一本接一本，床头堆得高高的，书架摆得满满的。

书越看越多，两个人的话儿却越来越少。

有天晚上，秦大可看完河南作家李佩甫的《羊的门》，很激动，一把搂住妻子说：“唉！这本书写得可真好。”

“是吗？”王悦伸手就要去翻书，被秦大可挡住了。

“改天再说，今晚算了，睡吧。”秦大可笑笑说，“我想你了。”

“想，想，就知道想，想你个头啊！除了做爱，你还能干点别的吗？”

看王悦实在不高兴了，秦大可只好独自睡去。睡了一会儿，他重重地翻了个身，然后说：“该尽的义务不尽是不道德的！”

“别人不情愿，非要人家，那就是犯罪！”

沉默，良久的沉默。

不在沉默中灭亡，就在沉默中爆发，这话说得非常正确。秦大可和王悦之间，随着这一类事情逐渐增多，他们的关系慢慢变得紧张起来。

秦大可和王悦的愤怒都是深层次的。他们谁也说不出理由，各自的烦恼深埋在心底。

秦大可学的是新闻，虽然没有从事过专门的新闻工作，但平时结合工





作时不时写点随笔、小说、通讯、报告文学之类的文章，发表在各种报刊上。每有文章发表，秦大可就兴高采烈地拿给妻子看。一来是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，二来是想在妻子面前显摆一下自己的才学。可是，王悦表现出来的多是让他失望的表情。

“这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王悦的话，就像一块冰，投进了秦大可炽热的心头。

两人的关系有些紧张，各自的优缺点也开始转化。

当初，正是因为欣赏秦大可的好口才，王悦才动的芳心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情形就变了。在她看来，秦大可只会夸夸其谈，并没多少真才实学。王悦爱看书，这是多大的优点啊！可婚后，你不知道秦大可多恨那些书。在他看来，那些书简直十恶不赦。

秦大可的性欲很强，刚结婚的时候，他每天都想要，一次不能尽兴，有时还接二连三，一个晚上要折腾好几回。这在王悦看来简直就是受罪，她甚至把他这种行为视为流氓。

这样以来，每晚睡前，她必看书，静静地看，耐心地看，无论秦大可有多大反应，就是不上床。灯光亮着，无疑会影响到秦大可的睡眠，于是他就哀求：“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”

“等我看完这一点。”

等“这一点”看完，一两小时也就过去了。她上床睡觉的时候，秦大可早已熟睡。

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。

秦大可的小姨，有一次来边城出差，住在秦大可家里。在与秦大可闲聊的时候，小姨问：“你们俩都老大不小的了，结婚也几年了，怎么还不要孩子呢？”

“王悦不想要，想再玩两年。”

“再玩两年？那你们都多大了？要是在乡下，你们的孩子都该上中学了。把孩子养大了，照样可以玩。孩子得趁早要，太晚了不好。”

“她不想要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“由得她了？主动权不是在你手上吗？”

小姨的话提醒了秦大可，当天晚上，秦大可真的就把希望的种子播了下去。